



十一月的白芒花

楊牧

鐘嶸 詩品序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
故搖盪性情，形諸舞詠

- 我間關還鄉，一路上看白色的芒草開花。
- 在火車上這樣張望，心裡正有一種歲月悠悠的沉鬱，壓在那裡，不由分說。從前也有過這種感覺，這種類似的情緒吧，又彷彿未必。我默默獨坐在那裡，一向就是這樣默默，然而是一憫然的，看車窗外白芒花閃過，不斷閃過，不知道這其中是否有甚麼道理。

空間書寫
+時間書寫



- 起先僅僅如此，花在與我視線平行的小丘上，**英英雪雪**，迅速來去，或者在遠處山坡，如成群無數的綿羊，車聲不斷起落，羊群和平低頭。我的確注意到這一路上的白芒花，都**垂垂蕤蕤**，是因為小雨淋過的關係嗎？是因為小雨時下時停的關係，在這靠海的山地裡，火車以催眠的節奏向南賓士，我坐著，眼睛必然是無神的，兩肩微微酸痛，心裡不一定想著甚麼。沉鬱。十一月。



- 又是十一月。十一月的花，這豈不正是此生不斷，反復來襲的，熟悉，令人動心的白芒花嗎？像夢魘，但它是美麗的夢魘，美麗而哀愁。起初它一定是美麗而哀愁的，當我們醉心美麗而不太知道甚麼是哀愁的時候。終於有一天那一切都逐漸淡漠，甚至整個褪去，也不是美麗，也不是哀愁。只不過因為它，和一些類似的意象，竟不斷為我反復著一些類似的情緒來襲，我就只能以為它是夢魘了。

此處解題目的
哪個元素？



- 這時我斜斜靠著座椅，看它一簇一簇在潮濕的山坡飛逝，忽遠忽近，低著頭。似乎並沒有風，但不知道有沒有雨。這時我還斜靠座椅，發覺它逝去的速度卻緩下來了。不是花逝去的速度緩下，是火車預備進站。於是，火車越來越慢，進入有白色柵欄的小站，停下。柵欄外也長滿開花的白芒。這時，我看到柵欄這邊有一個小池塘，水面漣影瀰漫，是因為到處下著小雨，滴滴落在這無風的山地，打落開花的白芒。這時我竟能默默注視它，一朵，兩朵，三朵，數不完了。



- 我本來不特別想甚麼。於是我閉上眼睛，想到母親。

沉鬱的原因



作者情緒

不明
緣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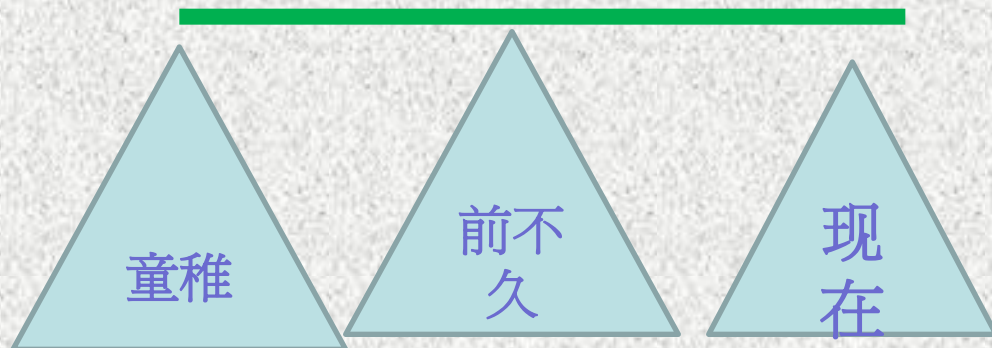
明
瞭

白芒花
一簇簇
一朵朵落在池塘

親
恩

早歲哪知世事艱
純真的不解事

- 母親已經病了很久，而且愈來愈不好。這麼多年了，我已經習慣於午夜就寢以前想她，坐在燈前，對著書籍或文稿，忽然就想到病了的母親。對著那些平時作息不可或無的書稿之類的東西，忽然看不見那些東西了，眼前只剩一片迷茫，好像是空虛，母親的面容和聲音向我呈現，寧靜超然，沒有特別甚麼樣的表情，那麼沉著，安詳。



- 坐在燈前，有時我還能感受到她手掌的溫度，就像小時候發燒躺在榻榻米上昏睡，只要有點知覺，就希望母親來，靠近被褥坐下，伸手來我額頭探體溫。起初她的掌心是涼的，大概非常焦慮，等我慢慢退燒，她的掌心就變成溫暖的，撫在我醒轉的眉目之間，很舒服，很安全。這些年來，每當我午夜想念，在燈前，若是感受到母親的手探觸了我的額頭，臉頰，或者肩和背和手臂，那手心總是溫暖的。母親病了，我更不應該生病。



- 在這樣一個細雨的午後，相當遠的山地火車站裡，靠著斜斜的座椅，不免，我詫異地問自己：「為甚麼呢？」火車又慢慢開動了，駛離那小站。我想我是明白的，為甚麼呢？曾經在很遙遠遙遠的歲月裡，模糊泛黃的年代，應該就是那麼久以前的吧，在秀姑巒溪轉彎長流過的愚騷的大地，向東是大山，向西是大山，我猶記得熱天裡和母親在灰土小路裡蹣跚趕路。

作者指的是什麼？



- **知了**聲在樹林裡聚響，路旁遠近都是兀自將開放的挺直的白芒花，我們偶爾停步休息，在一棵高大闊葉的喬木下，對著山坡下的樹林喘氣。母親為我擦汗，拿手巾在我面前搖著搧風，給我水喝，給我餅乾和涼糖，然後她自己擦汗。

子女的需要
高於自己



- 這一切山坡下的白芒花伸長了脖子在看，山坡上的白芒花也遠遠俯視，點頭歎息。知了持續在四處鼓噪，山嶺拔高，而藍天比山高，小朵白雲浮過，但陽光猛烈，曬在參差雜亂的各種樹木上。「為甚麼呢？」我記憶完整。



- 有一天近午，我們沿路走到一開闊的彎道，左邊是林投樹和一些矮竹，姑婆葉叢，右邊陡坡直落，視野迢遠，可以看見一條淤淺的河流，旁邊沙磧上堆滿山洪爆發時自高山沖來的石頭，更遠似乎還有茅草小屋和農作的田園，在錯落的檳榔和麵包樹間。那時忽然從東邊山脈缺口，傳來飛機引擎劃破縱穀的聲音，母親帶我滾下右邊的山坡，躲進雜樹叢生的凹地。



- 我們聽到飛機隨意掃射的聲音，夾在推進器沉悶的巨響裡，竟然感覺它漸漸飛近我們上空了。母親把我用力向下推，滾進凹地底下，抱住我將我整個人壓在下麵。我毫不猶豫地伏在那裡。我明白，我當然是很明白的，她想用她的身體作屏障，這樣掩護我；即使飛機掃射，也只能打到她，打不到壓在下麵的兒子。原來她是這樣想的，我知道了。



- 飛機從我們頭頂上喧嘩越過，向開闊的河流區域航去，繞一大圈，聲音小了，遠了，一定是回海上去了。母親把我抱起來，幫我擦汗，把衣服彈乾淨，讓我坐好，然後她清理她自己，一邊小聲安慰我。她的面容和聲音寧靜超然。我注意到山頂俯身來看的，又是一些欣悅的白芒花。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，也都在前後搖動，興高采烈地看我們。好風緩緩吹過，知了乍停而續，又停了。我聽見四處鳥聲，細碎嚶嚶，短暫分，把亭午的太陽光

作者母親的形象
白芒花,知了,鳥聲



作者情緒

不明
緣由

體認
情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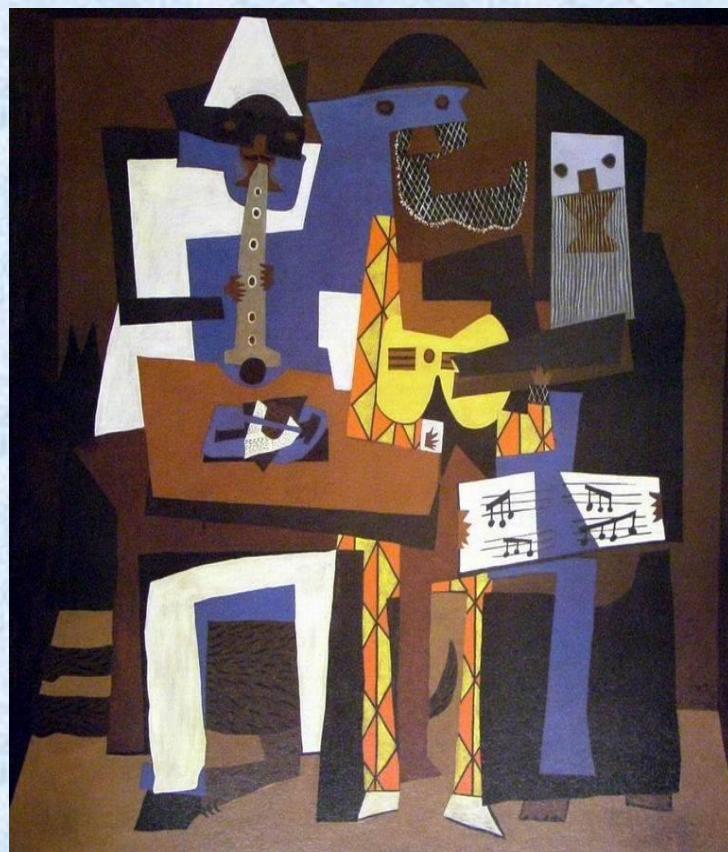
白
芒
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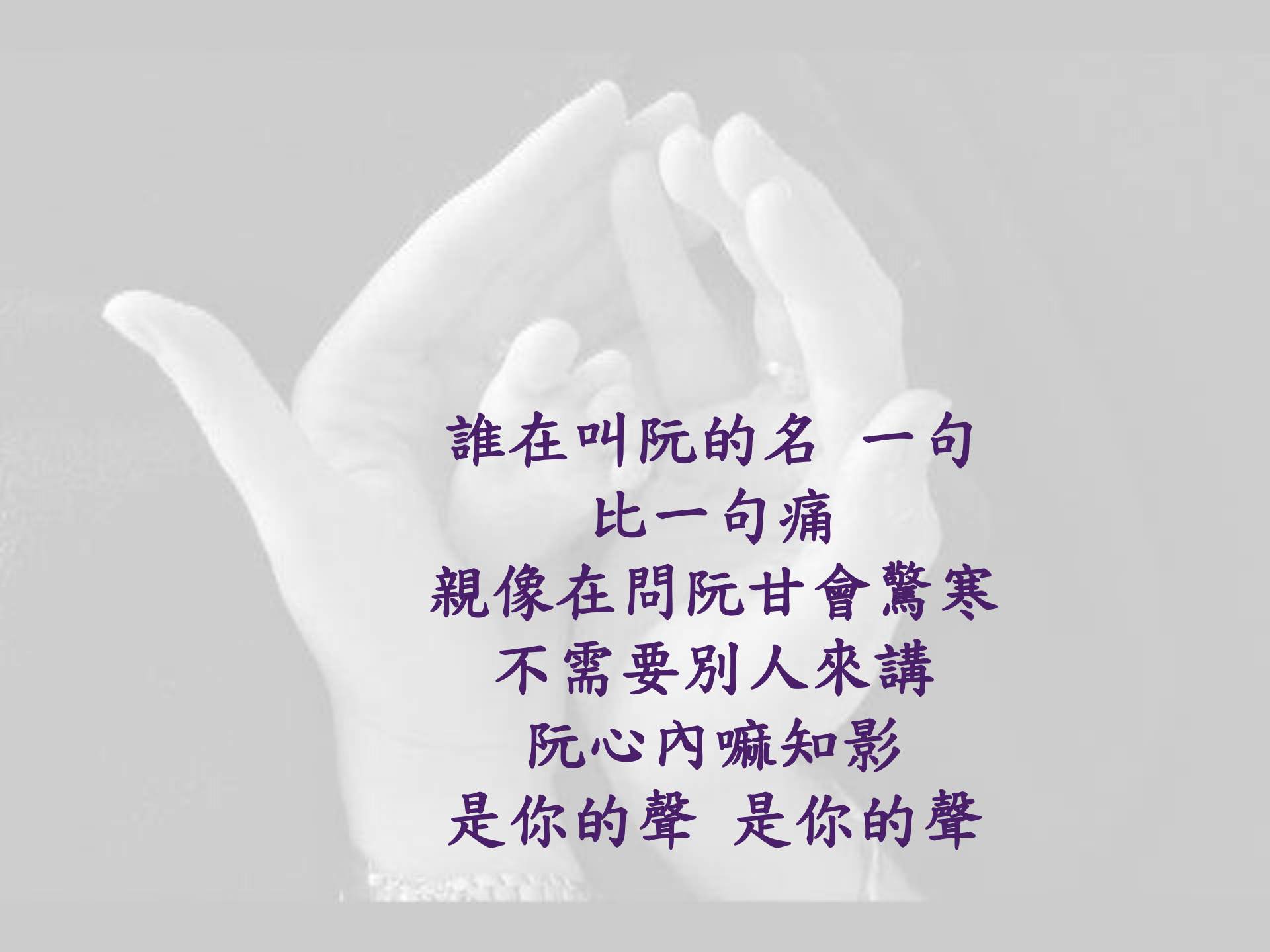
母愛共相
母愛獨相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
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

叫阮的多

童年的巫啟賢頑皮
經常惹得媽媽拿起
木棍想要打他
當媽媽連名帶姓大
喊，便是巫啟賢闖禍必
須逃跑的時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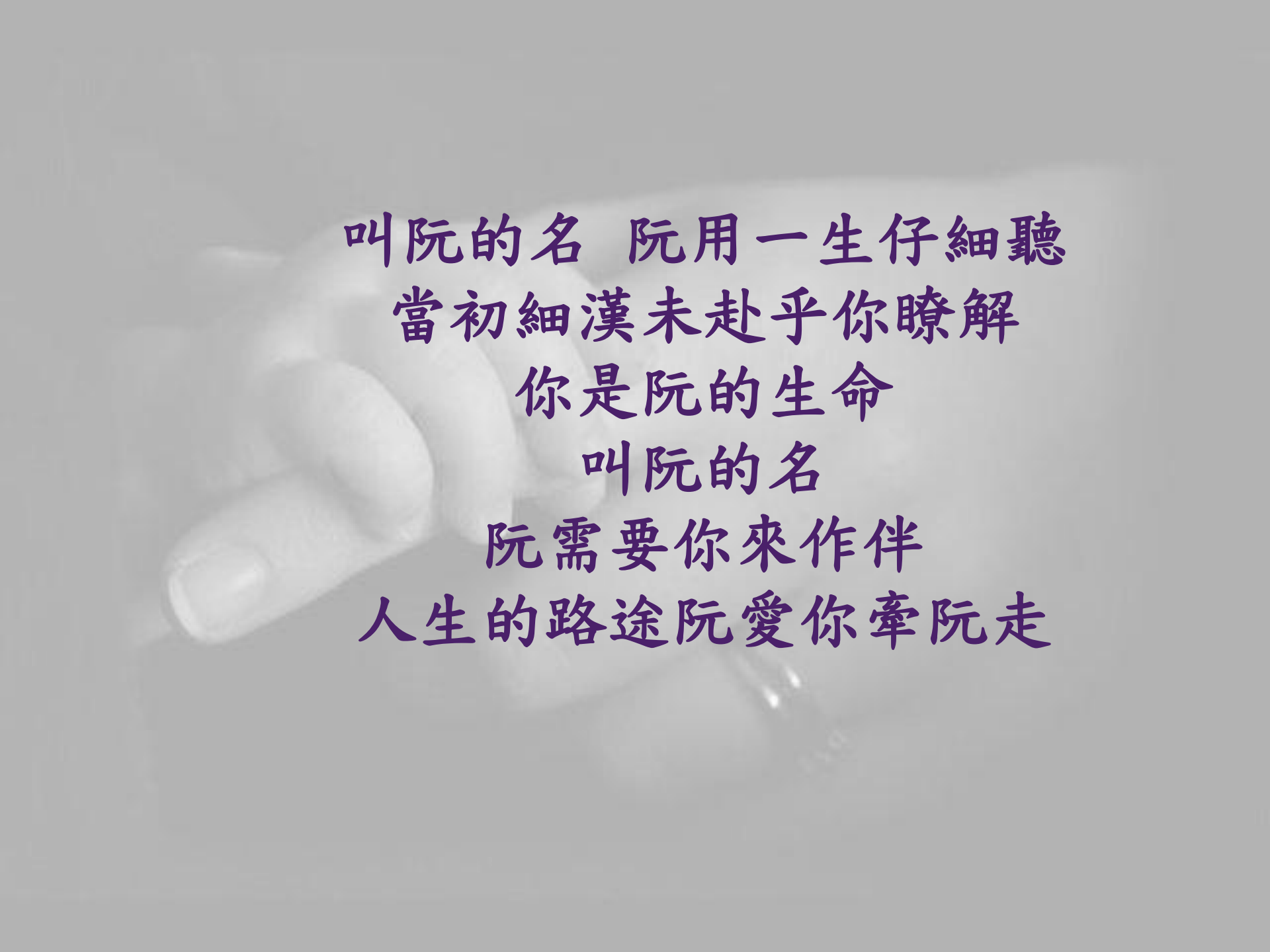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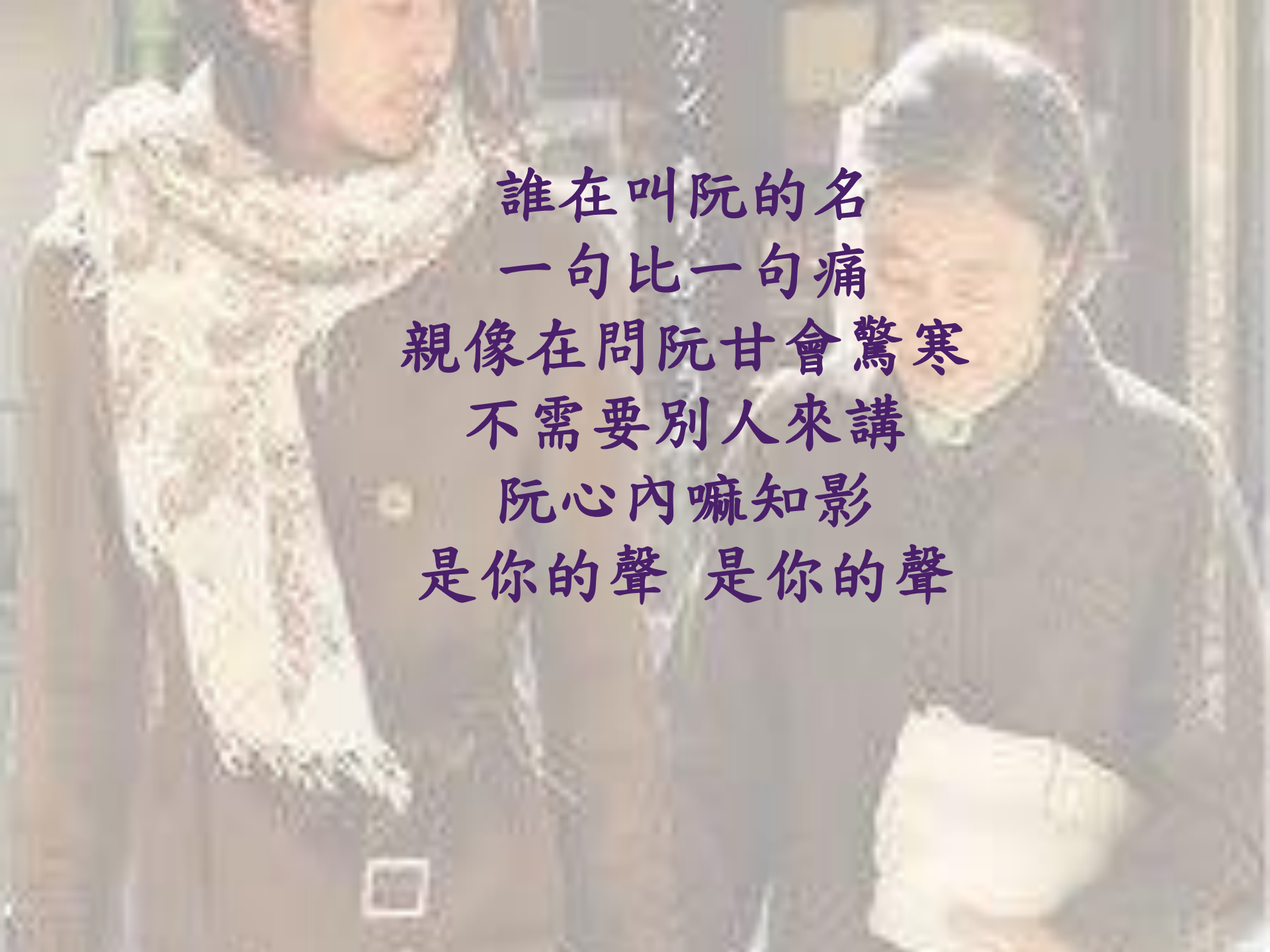
誰在叫阮的名 一句
比一句痛
親像在問阮甘會驚寒
不需要別人來講
阮心內嘛知影
是你的聲 是你的聲



誰住在阮的夢
一住就一世
人
尚驚日頭會將咱拆散
雖然離開那呢遠
阮猶原會知影
是你的影 是你的影

A grayscale background image showing a hand holding a pen, with the text overlaid in the center.

叫阮的名 阮用一生仔細聽
當初細漢未赴乎你瞭解
你是阮的生命
叫阮的名
阮需要你來作伴
人生的路途阮愛你牽阮走



誰在叫阮的名
一句比一句痛
親像在問阮甘會驚寒
不需要別人來講
阮心內嘛知影
是你的聲 是你的聲



誰住在阮的夢
一住就一世
人
尚驚日頭會將咱拆散
雖然離開那呢遠
阮猶原會知影
是你的影 是你的影

叫阮的名 阮用一生仔細
聽

當初細漢未赴乎你瞭解
你是阮的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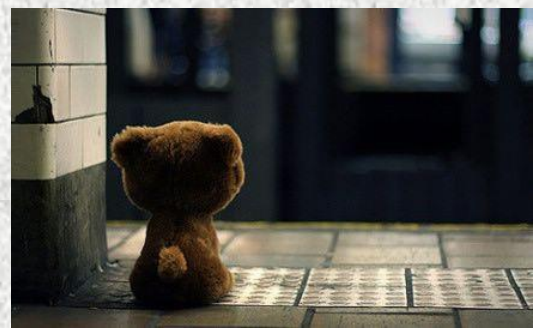
叫阮的名

阮需要你來作伴
人生的路途阮愛你牽阮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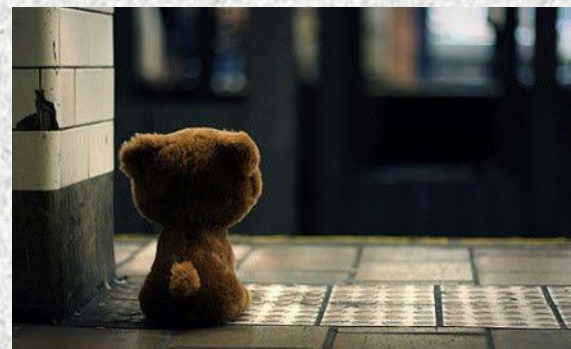


- 
-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the back of a person's head and shoulders. A baby is resting its head on the person's shoulder,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. The image is soft and slightly out of focus, creating a tender and intimate atmosphere.
- 如果讀者懂得個中真意
 - 未必如作者般，間間關關才得還鄉
 - 未必需要如作者般跋涉千山萬水才珍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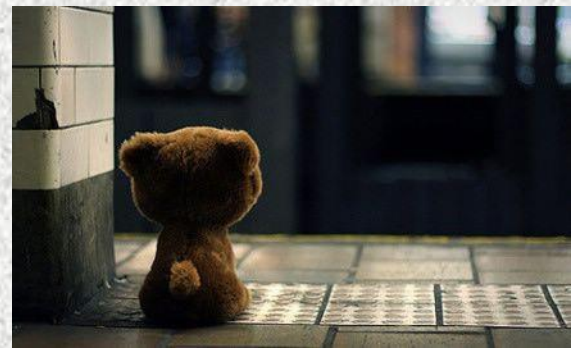
- 現在我閉上眼睛休息，但始終是不平靜的，在心裡，惦記太多，翻動鼓蕩的思維，使我不能真正休息。火車的節奏在變化，過完收割後的水田，蔥蘢的菜園，魚池，正在過鐵橋。是這樣的一種旅程，一種倦怠的旅程，因為憂慮，不安，焦躁。這時已無所謂哀愁，已超越了哀愁，也似乎沒有甚麼美麗，沒有甚麼一定要使你為它醉心的美麗。火車在鑽山洞，聲音忽然加強。本來睜不大的眼睛這時更眯成線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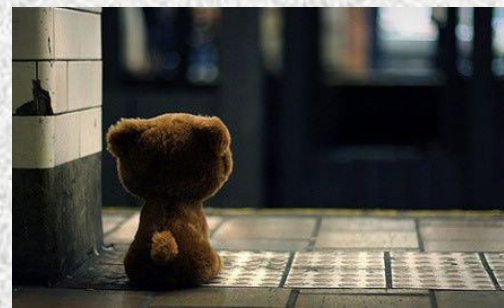
- 又是十一月。
- 我都記得，記得詳細。
- 去年的十一月也這樣嗎？好像不是這樣的。
- 但我確實記得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，在同一條火車道左右，如此盛開，小山遠近，丘陵高下，在更遠更遠的平埔野地裡，廣泛散開，彷彿是不斷繁殖著的，我記憶裡的白芒花，愛的見證，信念，和毅力——一種無窮盡的象徵，永不止息的啟示。



• 然而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更明更亮，更燦爛，這些我也都知道，知道花挺直地搖著晃著，毫不羞澀，也沒有任何愧悔。甚至當火車從山洞裡轟一聲鑽出來的時候，向左邊看，就在防風林外，一片潔白的沙灘上，白芒花也開著，朝碧藍的大洋，永不休息的浪，它開著，在風裡。我知道它更明更亮更燦爛，曾經就是如此，猶似新雪，在我曾經的旅程。



- 而那些是回不來了。那些以及更久更久以前的白芒花，在山谷，河床，在丘陵上，漫山遍野，清潔而且沒有顧忌，如此活潑，自由，好奇。那些是回不來了，縱使我招呼它，央求它，閉起眼睛想像往昔何嘗不如同今朝這麼確切明白？我知道這並不是真的。那些已經逝去，縱使我都記得，記得詳細。甚至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也枯槁，萎落，而今年間關返鄉路上看到的，裊落細雨裡，不斷為我重複著一些類似的情緒來襲。



作者情緒

一切都回
不去了

不明
緣由

有所
體認

有所
領悟

親恩
共相

親恩
獨相

人世
情緣

入世-沉鬱
出世-本來無一物, 何處惹塵埃

白芒花的角色

不明
緣由

有所
體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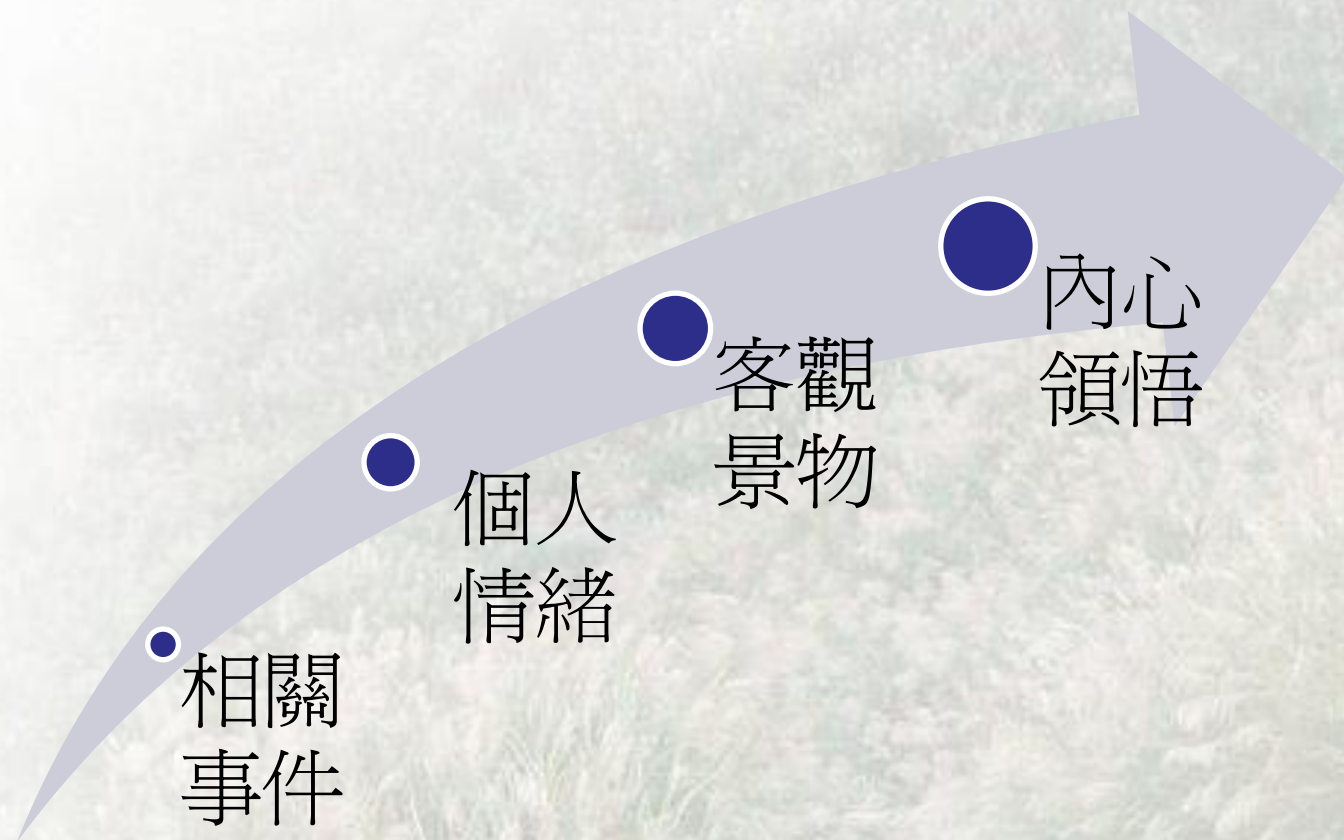
有所
領悟

英英雪雪
垂垂蕤蕤

俯看,欣悅
興高采烈

明亮燦爛
活潑自由

此生此夜不長好，
明月明年何處看



病中照護
急難蔽佑

沉鬱

白芒花
知了
禽鳥

人生代代無窮已
江月年年只相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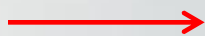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年花勝去年紅，
可惜明年花更好，
知與誰同？

人生只似風前絮，
歡也零星，悲也
零星，都作連江
點點萍

- 感性的人世情緣

白芒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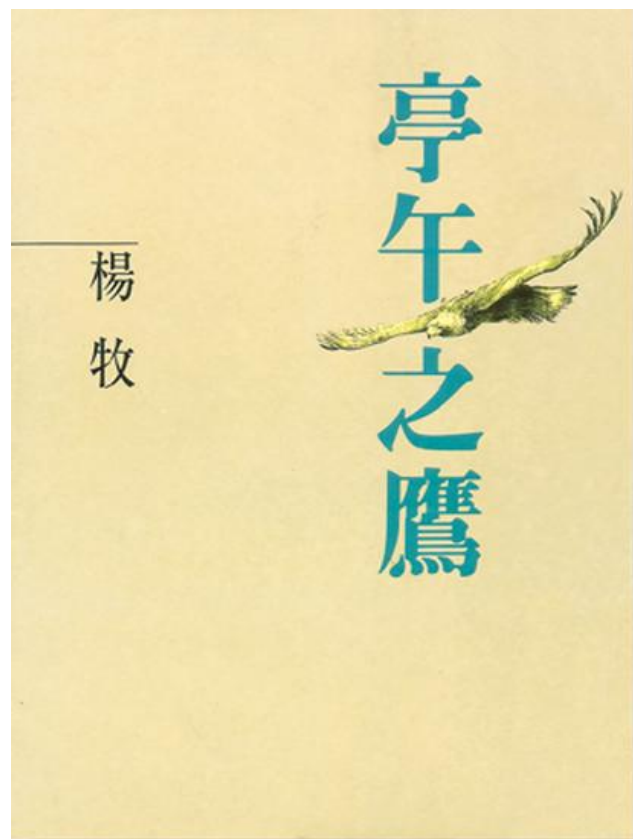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

- 理性的生命哲學

世間萬事萬物都相仿
單程，無法回復

- 「寂寞的秋夜／你死於懷人，我病為漁樵
／那疲倦的划槳人就是／曾經傲慢過，敦
厚過的我」〈延陵季子掛劍〉





也許捨棄那朋友、讀者所熟悉的筆名，換個符號，重新來過，未嘗不是對自己的潛力的一種考驗、挑戰。那幾天我住在王文興家，想著這些事，忽然也就決定了。我並不是討厭葉珊，只是我已無法回頭，葉珊時期的想法、年齡和現在不同，即使是體型也改變了。葉珊很瘦，楊牧卻是胖的，所有的一切都無法停留了。我不願讓人拉住，讓我陪著他們，因此使我覺得我應該重新出發，給自己一個不同的印象。」
（夏祖麗詩、酒有限的溫暖楊牧訪問記）

〈孤獨〉

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
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
背上有一種善變的花紋
那是，我知道，他族類的保護色
他的眼神蕭索，經常凝視
遙遙的行雲，嚮往
天上的舒卷和飄流
低頭沉思，讓風雨隨意鞭打
他委棄的暴猛
他風化的愛



楊牧

-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
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
雷鳴剎那，他緩緩挪動
費力地走進我斟酌的酒杯
且用他戀慕的眸子
憂戚地瞪著一黃昏的飲者
這時，我知道，他正懊悔著
不該冒然離開他熟悉的世界
進入這冷酒之中，我舉杯就唇
慈祥地把他送回心裡



霧與另我

楊牧

霧在樹林裏更衣，背對我
和另我在迷路的春夜不期
而遇，摸索靠近且試探揶揄
枝葉交錯遮望眼不能目擊

那時，霧正在樹林裏更衣
鏡子將她優柔的側面旋轉
照見：月光下顯得蒼白無力
惟有裸裎的手臂示意平舉

〈延陵季子掛劍〉楊 牧

我總是聽到這山岡沉沉的怨恨
最初的飄泊是蓄意的，怎麼解釋
多少聚散的冷漠？罷了！罷了！
我爲你瞑目起舞
水草的蕭瑟和新月的寒冷
異邦晚來的擣衣緊迫著我的身影
嘲弄我荒廢的劍術。這手臂上
還有我遺忘的舊創呢

酒酣的時候才血紅
如江畔夕暮裡的花朵

你我曾在烈日下枯坐一
一對瀕危的荷芰：那是北遊前
最令我悲傷的夏的脅迫
也是江南女子纖弱的歌聲啊
以針的微痛和線的縫合
令我寶劍出鞘

立下南旋贈予的承諾……

誰知北地胭脂，齊魯衣冠

誦詩三百竟使我變成

一介遲遲不返的儒者！

誰知我封了劍（人們傳說

你就這樣念著念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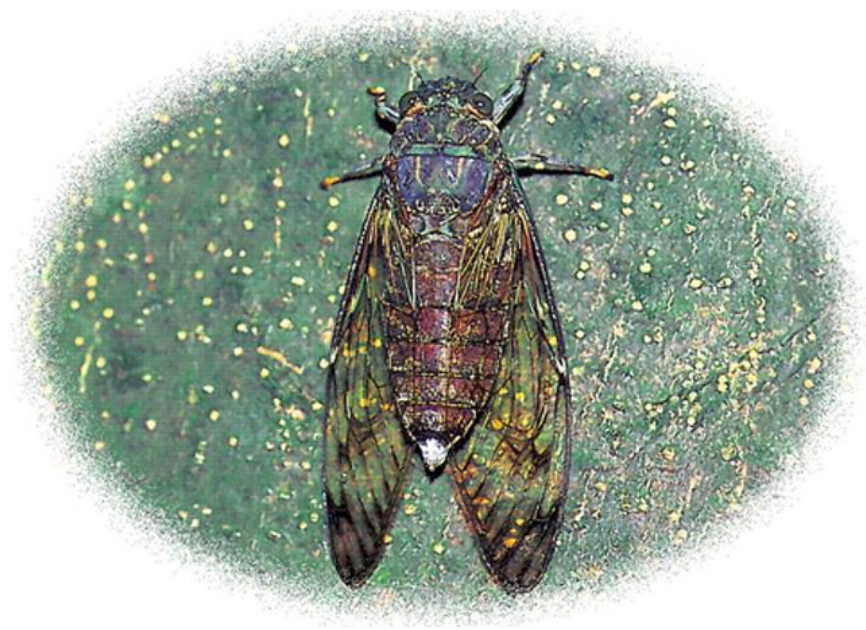
就這樣死了）只有簫的七孔

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

在早年，弓馬刀劍本是
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
自從夫子在陳在蔡

子路暴死，子夏入魏
我們都淒惶地奔走于公侯的院宅
所以我封了劍，束了發，誦詩三百
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……

呵呵儒者，儒者斷腕於你漸深的
墓林，此後非俠非儒
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
寂寞的秋夜
你死於懷人，我病爲漁樵
那疲倦的劃槳人就是
曾經傲慢過，敦厚過的我



知了







林投樹



姑婆芋



秀姑巒溪